

司馬溫公集

冊三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顚顚卬卬有老成之德遐邇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倘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鄙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爲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伏觀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

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于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各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觀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閣門告報令臣

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祔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佗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會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卽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佗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旣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

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
愧恐不能自己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
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鄉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乃與
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
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飾小廉
其志欲爲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祇
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
十二月上

臣准閣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
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卽政之初褒賞

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一高位加之寵名榮動縉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沉疴

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艷跽爲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憫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稍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則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聽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沉疴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骭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

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祕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

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

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給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卽據簿曆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并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
三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

覲丹旼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驚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臚府雖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在假不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瞻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尙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

辭三日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尙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畢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尙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尙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光何如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

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聖旨且令入都堂尙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
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却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
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尙書省
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
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
然臣旣參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
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己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
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梧卽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
門下尙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卽乞每遇垂簾日許
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閣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
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珍微宋版印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床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憫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議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曩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閣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